



五七干校拾零 (四)

北京 59届 郭玉金



干部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开始老乡对我们保持距离，有一种少说为妙的感觉。后来渐渐混熟了，而且他们也万万没想到我们“北京派来的干部”竟然会干农活，像插秧、犁田、耙田、间苗之类我们都会干。劳动或田间休息时，我们无话不谈，他们大部分是文盲，话题也无非都是关于生活困难，粮食不够吃……。这里的确是穷，比县城里穷多了。缺医少药，病了没处看也没钱医。早餐从来没有干粮，只有一大锅稀里晃荡的“米粥”，里面放了野菜和麸子，放了一点盐，根本看不到几粒大米。用的瓷碗又厚又大又沉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碗口约有20-30公分的直径，他们盛了满满一碗“粥”，然后到门口一蹲，左手端着碗呼噜噜一转，又从锅里再盛一碗，男劳力能喝5-6碗以上。而我刚喝半碗就觉得撑得要命，可是过不了一小时就

饿了。我试过慢慢多喝一点，可是顶多也只能喝一碗。他们天天这样喝，胃已经撑大了。有一次，大约10点钟左右，我突然觉眼前发黑，头重脚轻，身子也支掉不住了，我本能地拉住我旁边的老乡，才没有倒在水田里，他赶紧把我扶到田边休息。对自己健康状况一贯很自信的我，此时也很纳闷，不知患了什么病，头昏眼花、全身发软、脸色发白，靠在老乡身上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喝了一杯水，稍有点缓过来，但眼睛还直冒金星。小徐也吓坏了，她慢慢扶我回家，让我躺在炕上休息。在小学校看门的老大爷和我们关系挺好，他独身一人，无儿无女，每天帮我们提一桶水和两暖壶的热水，供我们洗漱。今天看我生病了，也过来看看。他什么话也没说就回去了，大

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又过来叫我们去他那里吃饭，我当时很难受，只想睡觉，但老大爷执意叫我现在过去趁热吃，他说喝点汤也行。

一进到他那小屋就闻到一股香喷喷的米饭，好像是吊我胃口似的，他先让我喝半碗米汤，然后让我休息一下再吃饭。此时，奇迹出现了，我突然有精神了，眼睛也亮了，还特别想尝一口那香喷喷的米饭。老大爷笑眯眯地帮我盛半碗米饭，没想到我竟然狼吞虎咽地吃光了，并且又盛了小半碗（别忘了，这里的碗很大！）。吃完饭，头也不晕了，一切正常！老大爷紧锁着眉头告诉我，我得的是“饿病”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什么叫“饥饿”。

从那时起，老大爷每天都给我们“讲故事”，他讲的“故事”



和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在老乡家里所听到的内容大同小异，都是关于1959年河南闹饥荒时，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被饿死的真实故事。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，非常骇人听闻，毛骨悚然。固始县“全县无人烟的村庄就有四百多个。”老大爷就是在那个时候全家被活活饿死的。他常常边说边掉眼泪，说到家里的伤心处哽咽着说不

出来。他有严重的眼疾，他说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，而且奇怪的是，这个村子里瞎子特别多，原来都是那个时候哭瞎的。我和小徐都是书卷气十足，开始我们俩都不相信，以为是“阶级敌人”故意污蔑社会主义。我们也怕犯立场错误，分不清是非，和阶级敌人坐一条板凳、同流合污……。我们每次谈话也不敢现场作记录，都是白天听，晚上追记，快记满一本子了。小徐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虽然比我小几岁，但她当过学生干部，比我老练多了。她竭力引导老乡忆苦思甜，要忆1949年以前旧社会的苦，思社会主义的甜。但无论如何引导都无济于事，他们说解放前这里有灾时，大家可以逃荒要饭，而59年想逃荒都逃不了干部（注：他们称上级领导为“干部”）强迫农民将口粮、种子粮都交为征购粮。秋收

